

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廟制上

乾學案古人行禮必於廟廟者所以致其敬也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追遠報本於是乎在是用綴輯禮制以廟制終焉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注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

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

鬼　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享嘗謂四時之祭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

楊復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高太無廟有二壇為請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墠或二壇無墠或一壇無墠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墠之說出於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為之非宗廟之

外預為壇墠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墠為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皆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 注說虞之義疏謂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尊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 注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 疏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别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令其如此也

吴澄曰氣謂人之魂氣死則其魂氣之靈為神魄謂人之體魄死則其體魄之靈為鬼盛猶言張旺也生時之魂魄即死後之鬼神死者茫昧而難知生者顯著而易見以生比死則生而顯著者為盛因其盛者可以知其茫昧者也生則魂魄合而為人死則魂魄分而為神為鬼聖人制禮合聚已分離之魂魄而報祭之以此教民其義理奥妙故為教之極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

注陰讀為依蔭之蔭言人之骨肉蔭於地中為土壤

疏鬼歸也歸土之形故謂之鬼陰為野土覆說歸土之義

吴澄曰此言人之體魄死則為鬼也體魄之能活動為生不活動為死既死則不留於人間而歸於土故

名之曰鬼歸於土者人之骨肉死則斃壞於地下朽腐而為野中之土也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貌也 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 疏此釋人氣為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為生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而升於上為神靈光明也若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人聞之情有悽有愴也百物之精者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精識為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

吳澄曰此言人之魂氣死則為神也未死則魂氣在人之身既死則其魂氣散布升舉於上而為昭明與天之昭明者混為一其昭明者即其魂氣之焄蒿悽愴者也焄如火氣之上蒸蒿如木氣之上抽悽愴如

金氣水氣之涼寒此即百物之精氣也以其著也故名之曰神此與上文對言而其文交錯不齊氣發揚於上對骨肉斃於下而言為昭明對為野土而言焄蒿悽愴對死必歸土而言百物之精對衆生必死而言衆生百物皆兼人物神之至也對此之謂鬼而言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為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　疏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為尊極之稱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為萬民之法則也既敬之以鬼神下皆敬畏之故百衆以畏萬民以服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別加畏敬之也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為魂形體為魄故昭七年左傳云

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吳澄曰上分言鬼神而此總言之物之精即所謂百物之精也但言百物之精為神而不言衆生之死為鬼舉其一以該其二也精字雖是言神亦可言鬼蓋神是陽精之靈鬼是陰精之靈也言聖人因物之精死而有靈故制為極尊之名鬼神本幽微也乃顯著而名之曰鬼曰神使民皆知死者之有靈而報事之是為民之法則也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

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注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

朱子曰昭明焄蒿悽愴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

輔廣曰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發揚如此不必分人物言之不言人而言物者言物則所該者博也

禮記講義大凡有生者必有死雖骨肉斃而化於下而其氣則發揚於上其光燄為昭明其氣象為焄蒿或感動人於若有若無之間則又使人悽愴而不能自已是孰為此是聰明性識為百物之精爽而神之

不可揜焉者也

徐師曾曰此每合鬼與神而為至教之意聖人以尊名鬼神未稱其意故又築為宮室而廟祀之而其為宮室也有宗廟有祧廟以別其親而邇者為宗其祭數疏而遠者為祧其祭疏凡若此者蓋以宗祧魂魄一脉相傳正吾身所始及由生者令為宮室宗祧使鬼神有所棲止祭祀有所憑依是乃反之於昔則追復受氣之始念之於今則不忘賦形之由聖王緣人情而制禮如此故衆人心服而聽命且速也

朱萇祥曰原鬼神天地絪縕之氣凝結而為人凝結之質解而絪縕不散則歸而為鬼也神者鬼之伸正直之氣發揚於上則伸而為神人之死魂升而魄降是魂氣無不升然其生也不直則其升也不達則旁流而從魄以沒於地先王知鬼神之情狀為之制喪祭之禮始死則升屋以復之三日而斂則立重以依

之設奠以定之三月而葬則立主以神之虞以安之祔以翼之朝夕享祀以通之三年不離以守護之五世而遷百年而祭始畢皆以子孫之力維之以伸也三代而下禮樂不講鬼神之道不明儒者恐入於虛誕而不言佛老見其偏而妄言之世遂以鬼神為髙遠難明之事矣不知有天地則有人有人則有鬼神天地鬼神與人為一者也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鬼神有天地之神有人死而伸之神天地之神日月星辰山川社稷之靈是也人死之神孝忠節義之氣之伸是也天地之神與天下同吉凶山川社稷之神與一方同吉凶孝忠節義之神與其類同吉凶鬼則私其子孫耳故天子祭天地有土者各祭其所當祀士得祀其師友庶人惟得祀其先後世人不知學禍福之來不反其行事之得失誣諸

鬼神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於鬼神何尤夫人之生性本於天而其身必自祖父而有其死也亦必自禰而祖而曾而高高五世而祭盡以其仲也是故子孫之成立非祖父百年之積累雖榮不久而祖父之神靈非子孫百年維護之則升而不達而為厲為祟古之人所以速葬立主而嚴祭祀也天地之道有幽有明人者天地之明鬼神者天地之幽幽者天地之根明者天地之華不知幽則不知明之根不知天地之根則不知人之根不知鬼神則不知生之始死之終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且夫人事之大莫大於死生鬼神者與死生相關者也世謂聖人不詳可置勿論不知聖人之論鬼神詳於六經祭禮之中聖人之論死生詳於易卦始終之內明祭祀之禮始終之義則知鬼神

之所以為鬼神而祖先歲時之祭不敢不誠外神求福之禱祀不敢從俗鬼得親其子孫神咸享其正祭天地陰陽之和在鬼神之安安鬼神務使天下無僭祭無淫祀鬼之祭統於宗神之祭專於所守嗚呼鬼神之不明於天下久矣

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注喻貧困猶不取惡人物以事亡親

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注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享之寒暑變移益用增感以時祭祀展其孝思也

爾雅釋宮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注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牖

戶之閒謂之扆注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其內謂之家注今人稱家義出於此東西牆謂之序注所以序別內外西南隅謂之奧注室中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注詩曰尚不愧于屋漏其義未詳東北隅謂之宧注宧見禮亦未詳東南隅謂之窔注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柣謂之閾注閾門限棖謂之楔注門兩旁木楣謂之梁注門戶上橫梁樞謂之椳注門戶扉樞樞達北方謂之落時注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落時謂之戺注通二名也兩階閒謂之鄉注人居南鄉當兩階閒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閒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屏謂

之樹注小牆當門中閍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正門謂之應門注朝門觀謂之闕注宮門雙闕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相通小門也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注大小異名衖門謂之閎注左傳曰盟諸僖閎閎閧頭門門側之堂謂之塾注夾門堂也橛謂之闑注門閫闔謂之扉注公羊傳曰齒著於門闔所以止扉謂之閎注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橜也瓴甋謂之甓注甂甎也今江東呼瓴甓宮中衖謂之壼注巷閤間道廟中路謂之唐注詩曰中唐有甓堂途謂之陳注堂下至門徑也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大寢無室

曰榭注榭即今堂塭四方而高曰臺陜而脩曲曰樓注脩長也疏此明寢廟樓臺之制也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

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漢書自高祖至宣帝各立廟於陵旁而京師無太廟至

元帝時韋𤣥成建議禮廟在大門内不敢逺親也令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從之於是始立廟於京師

乾學案漢承秦後禮文湮没天子廟制猶且苟略如此則臣下奉先之典其不能備禮可知矣

後漢書明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室章帝不敢違問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及章帝

崩亦如之自此遂為定制

乾學案自明帝遜讓不自立廟後世遂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漢迄明所謂七廟九廟者不過七室九室而已王朝且然則公卿以下其能備五廟三廟之制乎此古禮之一大變也

隋書禮儀志北齊建國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三品以上牲用一太牢五品

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為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

唐書禮志諸臣之享其親廟室服器之數視其品開元十二年著令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為五廟四品五

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天寶十
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
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廟之制三品以上
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為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
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為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近南
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
上間以廟增建神厨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
少北制勿逾於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

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皆子孫之牲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簠二簋二甑二鉶二俎三尊二罍二勺二爵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胙俎一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子姪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

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期親及大功爲斷古者廟於大門内秦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旣廟與居異則宫中有喪而祭

王珪傳珪旣貴獨不作家廟四時祭於寢爲有司所劾帝爲立廟媿之不罷也世以珪儉不中禮少之

李涪刋誤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禮適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敕一

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亦許祭
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建於家家主之喪
則殯於西階之上又曰喪不慮居為無廟也則知居
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顯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
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辭則曰臣
官階並及三品准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
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
命蓋以將同列戟先白有司既展良榮宜遵典故原

其奏請之因葢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選吉地乃為
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慮是宜營構之初亦自
聞奏相習既久致立廟須至聞奏
宋史禮志羣臣家廟本於周制適士以上祭於廟庶士
以下祭於寢唐原周制崇尚私廟五季之亂禮文大壞
士大夫無襲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室屋慶歷元年
南郊赦書應中外文武官並許依舊式立家廟已而宋
庠又以為言乃下兩制禮官詳定其制度官正一品平

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任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宫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適子襲爵以主祭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别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踈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適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適長子死即不傳其

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大觀二年議禮局言所有臣庶祭禮請參酌古今討論條上斷自聖衷於是議禮局議執政以上祭四廟餘通祭三廟古無祭四世者又侍從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無等差多寡之別豈禮意乎古者天子七世今太廟已增為九室則執政視古

諸侯以事五世不為過矣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跂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於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詔古者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七楹九

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
禮制豈得為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
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三間議禮局言禮記
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
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
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
每室籩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鉶鼎俎篚各二
尊罍加勺冪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洗一從一

品籩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籩豆各八簠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詔禮制局製造仍取旨以給賜之紹興十一年二月癸丑詔太師左僕射魏國公秦檜合建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太常請建於其私第中門之左一堂五室五世祖居中東二昭西二穆堂飾以黝堊神板長一尺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官某大夫之神座貯以帛囊藏以漆函歲四享用孟月柔日行之具三獻有司言時享用常器常饌帝儆政和故事命製

祭器賜之其後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太尉保慶節度吳益少傅寧遠節度楊存中並請建家廟賜以祭器隆興二年四月庚辰少保四川宣撫使吳璘請用存中例從之乾道八年九月詔有司賜少保武安節度四川宣撫使虞允文家廟祭器如故事淳熙五年七月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賜第造父世忠家廟如存中十二月少傅保寧節度衛國公史浩請建家廟量賜祭器嘉泰元年太傅永興平原郡王韓侂胄奏曽祖琦效忠

先朝奕世侑食家廟猶闕請下禮官考其制建之二年循忠烈王張俊開禧三年鄜武信王劉安世子孫相繼有請皆從之嘉定十四年八月詔右丞相史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禮官討論祭器並如侂胄之制彌遠請并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别廟皆下有司賜器景定三年詔丞相賈似道賜家廟命臨安守漕營度禮官討論賜祭器並如儀

宋敏求春明退朝録皇祐中宗衮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葉夢得石林燕語士大夫家廟自唐以後不復講慶歷元年郊祀赦書聽文武官皆立廟然朝廷未嘗討論立為制度無所遵守故久之不克行皇祐二年初祀明堂宋莒公為相乃始請下禮官定議於是請平

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宫少保以上立三廟而其詳皆不盡見文潞公爲平章事首請立廟於洛終無所考據不敢輕作至和初知長安因得唐杜佑舊廟於曲江猶是當時舊制一堂四室旁爲兩翼嘉祐初遂倣爲之兩廡之前又加以門以其東廡藏祭器西廡藏家牒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滌濯等在中門之左别爲外門置庖廚於中門外之東南堂中分四室用晉荀安昌公故事作神板而不爲主唐周元陽祀録

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為四時祭之節前祭皆一日致齋在洛則以是祭或在他處則奉神板自隨做古諸侯載遷主之義公元豐閒始致仕歸洛前此在洛無幾則廟不免猶虛設乃知古今異制終不可盡行也

王楙燕翼詒謀録慶歷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給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

門以列戟者想是時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舉無能舉舊事以言者若家廟則終不能行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復頒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從宋庠之請也然一時議者欲令立廟之子孫襲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國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僅一二世或又疑襲封公爵惟三恪先聖之後有之此制一行數世之後必多又子孫或初命卑官不應襲公侯之爵議終不決竟尼不行是不詳考前代之

制也君子惜之

司馬氏書儀自注云仁宗時嘗有詔聽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之定制度唯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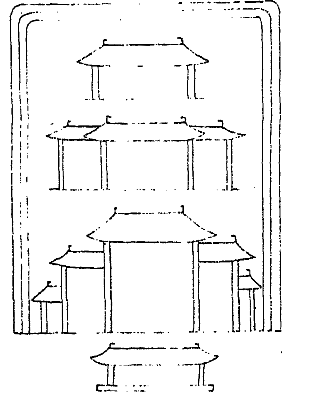
堂室房戶圖人家堂室房戶不能一一如此當以帷幕夾截為之

乾學案溫公此圖本先儒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也但既無西房則東房西室自當中分之豈有虛其右方之理先正之書不敢僭易姑識其說如此

陳祥道禮書

天子廟式諸侯同

大夫三廟式 適士官師同



大夫士寢廟制 五架之屋

亦曰棟極 曰阿 曰隱

楣 楣

榮 榮

庪 庪

門制

樞 楣 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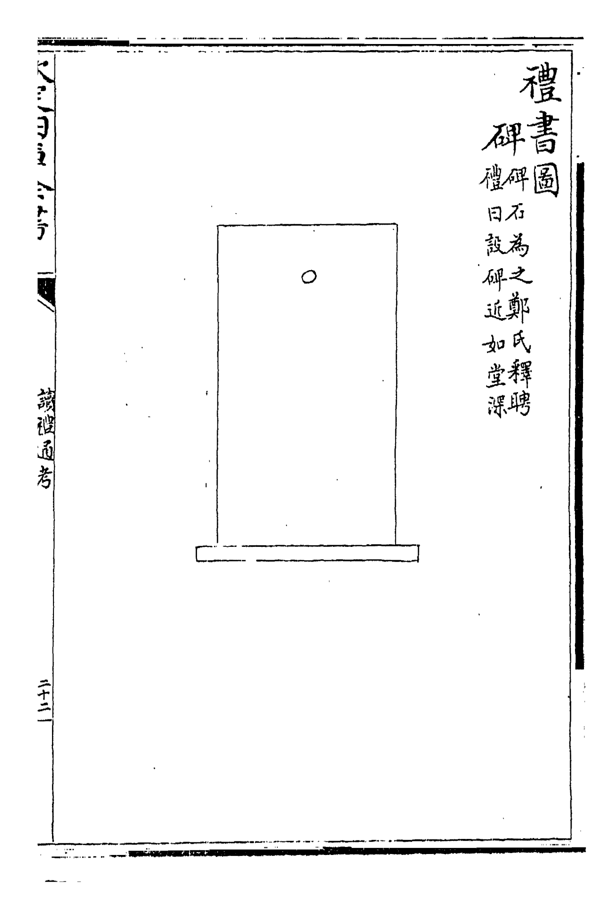
棖 闔 闔 棖

樞 閾 樞

禮書圖

碑

碑石為之鄭氏釋聘禮曰設碑近如堂深



陳祥道曰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楶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蔦簷曰庋棟庋之間曰楣昏禮賔當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

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邪　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賓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髺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

内婦人髽于房士喪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别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自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少牢禮司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鄉飲記曰席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宫

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皆南戶而無北牖室有北牖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内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閒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牖矣昏禮尊于室中北牖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

知

讀禮通考卷一百十九

讀禮通考卷一百二十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廟制下

朱子家禮祠堂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祠堂制三間或一間正寢謂前堂也

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高曾祖考四代各為一龕龕中置櫝櫝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

長卓共盛之列龕以西為上每龕前各設一卓或共設一長卓兩階之間又通設一香案上置香爐香合之類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伯叔祖父母祔於高祖伯叔父母祔於曾祖妻若兄弟若兄弟之妻祔於祖子姪祔於父皆西向主櫝並如正位而略小　或不用櫝列主於龕之兩旁男左女右亦可祔殤亦如之

置祭田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為祭田

具祭器椅　卓子　牀席　香爐　香合　香匙燭檠　茅沙盤　祝版　环珓　酒注　盞盤盞　茶缾　茶盞并托　椀　楪子　匙　著　酒尊方酒尊　托盤　盥盤并架　帨巾并架　火爐以上器物隨其合用之數皆具貯而封鎖之不得他用不可貯者列於外門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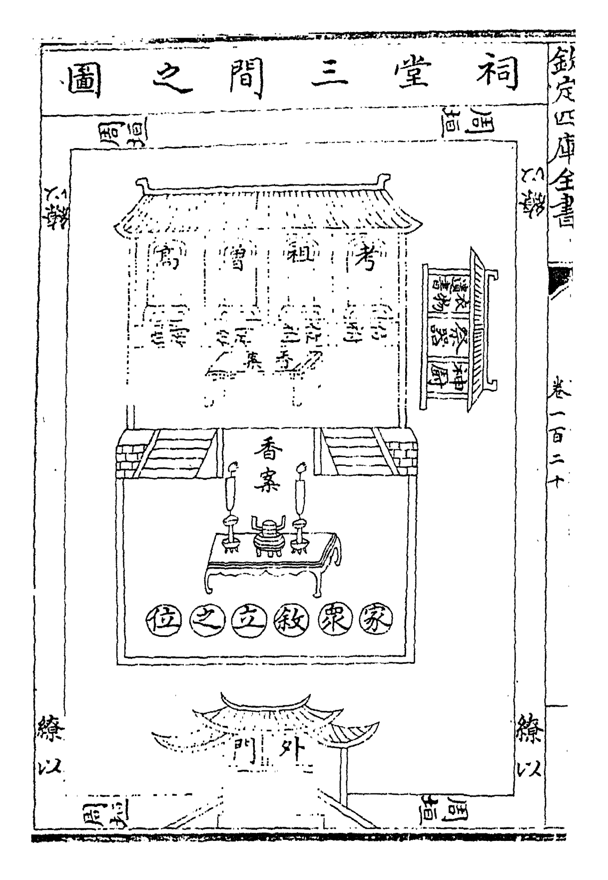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神主而遞遷之（易世改題見喪禮）

凡祠堂所在之宅子孫世守之不得分析　凡屋之制不問何向背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皆倣此　祠堂之内以近北一架為四龕大宗及繼高祖之小宗則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而虚其西龕一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曽祖而虚其西龕二繼禰之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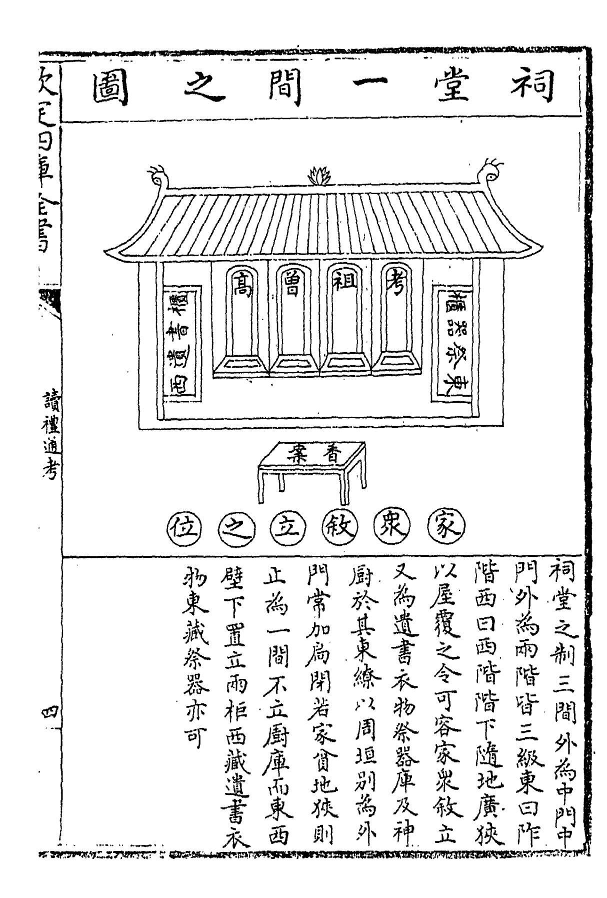
宗則不敢祭祖而虛其西龕三若大宗世數未滿則亦虛其西龕如小宗之制　凡升降惟主人繇阼階主婦及餘人雖尊長亦繇西階　凡拜男子再拜則婦人四拜謂之俠拜其男女相答拜亦然　曲禮舅沒則姑老不預於祭又曰支子不祭故今專以世適宗子夫婦為主人主婦其有母及諸父母兄嫂者則設特位於前如此　凡祝版於皇高祖考皇高祖妣自稱孝玄孫於曾祖考妣自稱孝曾孫於皇祖考妣

自稱孝孫於皇考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謚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稱稱謂之號加於府君之上妣曰某氏夫人自稱非宗子不稱孝

丘濬曰案家禮舊本於高曽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似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符又案無官者妣曰某氏夫人蓋婦人稱夫人猶庶人之稱公也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宜如俗稱孺人


祠堂三間之圖
周垣
繚以
高
曾
祖
考
香卓
遺書衣物
祭器
神廚
香案
家衆敘立之位
外門

祠堂一間之圖



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柜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

祠堂時節陳設之圖

妣位　考位　祖妣　祖考　曾祖妣　曾祖考　高祖妣　高祖考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茶　酒

匙筯　匙筯　匙筯　匙筯

果　盤　果　盤　果　盤　果　盤

香案

茅沙

主人　主婦

拜位

茶瓶酒注盞盤酒瓶架

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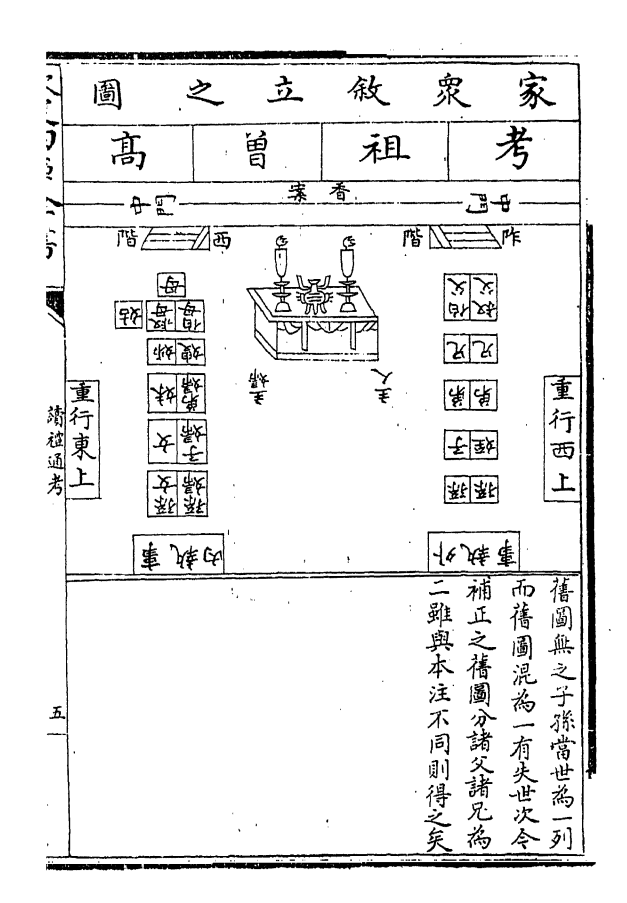
門　門

阼階　西階

香案

盥盆

案通禮本注就位主人北面於阼階下主婦北面於西階下主人有母則特位於諸婦之前主人有諸父諸兄則特位於主人之右少前重行西上有諸母姑嫂姊則特位於主婦之左少前重行東上諸弟在主人之右少退子孫外職事在主人之後弟婦及諸妹在主人之左少退子孫婦女及內執事在主婦之後皆本圖合於祠堂令別出者欲人易曉也本注有母特位而



舊圖無之子孫當世為一列而舊圖混為一有失世次今補正之舊圖分諸父諸兄為二雖與本注不同則得之矣

家禮附論司馬温公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故也

或問廟主自西而列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問諸侯廟制太祖居北而南向昭廟二在其東南穆廟二在其西南皆南北相重不知當時每廟一室或共一室各為位也曰古廟制自太祖而下各自一室司農禮象圖可考西漢時高祖廟文帝顧成廟各在一處但無法度不同一處至東漢明帝謙貶不敢自當立廟祔於光武廟其後遂以為例至唐太廟及羣臣家廟

悉如今制以西為上也至禰處謂之東廟今太廟之制亦然

朱子宮室考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鄉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

隅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

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簷為庪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案聘禮賓升亦當楣又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寀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

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邢昺曰室戸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郭氏曰窔亦隱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所云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曽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戸明也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戸戸東而牖西說文曰戸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

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案士虞禮祝闔牖户如食間啓户啓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啓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户牖之間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户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於此而得依名士昏禮注曰户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此故又曰客位

户東曰房户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户專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則兼言房以别之大夫士房户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案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户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户之間為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户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户牖間在西而房室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案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

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依處正中矣又案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西當考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案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

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案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楣之下案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

楣之下也又案釋宫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内兩楹間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案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為南北之中明矣又案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東戶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即言東楹西楹近序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案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爾賈氏曰即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

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宫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歟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案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案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案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為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案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案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案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勝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

序之進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聘禮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案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案鄉射之侯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内霤案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内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内霤將曲者至門内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

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案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闑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為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根根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案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内塾北向也凡門之内兩塾之間謂之宁案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並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有俟于宁也凡至門内

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俟於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於經案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脩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

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案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宫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案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向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唯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

朝之制度不見於經

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案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為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

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下案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案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內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士冠禮設洗直

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案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殿人始為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唯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案士喪禮為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

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間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案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黼扆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

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梁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寢廟辨名圖

房　室　房

寢

西夾室　西房　室　東房　東夾室

北墉　北堂　戶　牖

庋　堂　廟

西序　西箱　東序　東箱

序端　序端

楹　楹

西坫　西階　堂廉　阼階　東坫

碑

堂塗　唐　堂塗

內霤

西塾後堂　內門　東塾後堂

棖　闑　棖

西塾前堂　外門　東塾前堂

楊復曰爾雅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奥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戸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又曰㭔謂之閾棖謂之楔橛謂之闑蓋界於門者㭔也亦謂之閾旁於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於門者橛也亦謂之闑士喪疏云房戸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内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室中北牆謂之墉士昏尊

于室中北墉下是也堂下之牆曰壁士虞饎爨在東壁是也坫有東坫西坫士喪疏云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内外士冠注云西塾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古者複穴以居是以名室為中霤又有東霤燕禮設罍當東霤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内霤燕禮賓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内霤是也

大夫士五架圖

房　室

戶　戶　牖

庪　楣　棟　楣　庪

庪　楣　棟　楣　庪

少牢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檐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之開廣為室昬禮賓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為室也

大夫士東房西室之圖

西室	東房
牖　戶	北堂　戶

堂

西階　阼階

寢廟辨名已見前圖鄭注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故别圖以見之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脡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皆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

諸侯五廟圖

楊復儀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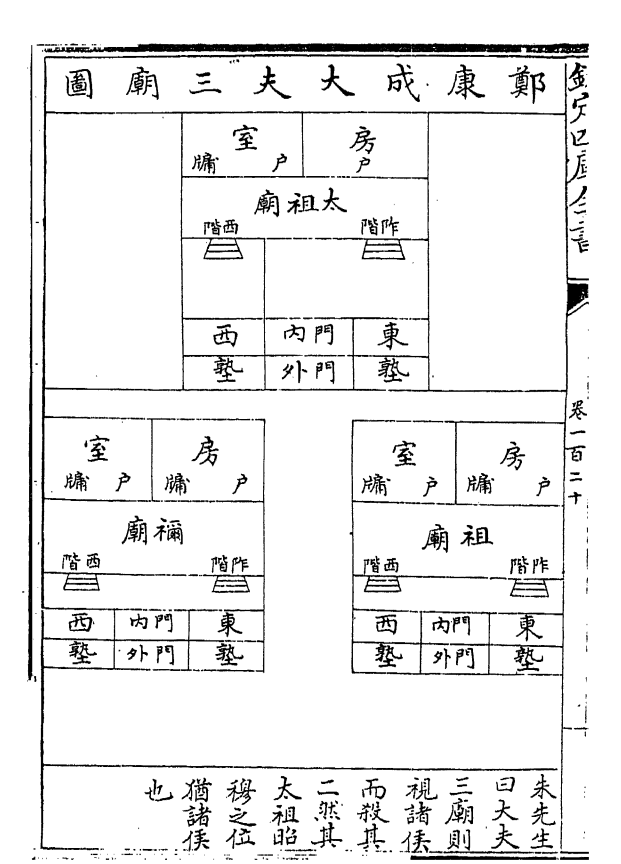
案刋本原圖草率不成形制今做其意改正之

朱先生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聘禮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疏

曰諸侯三門臯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皆别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巳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逺是以每門皆有曲相揖故每曲揖

鄭康成大夫三廟圖



朱先生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

賈公彥大夫三廟圖

室	房	室	房	室	房
牖 戶	戶	牖 戶	戶	牖 戶	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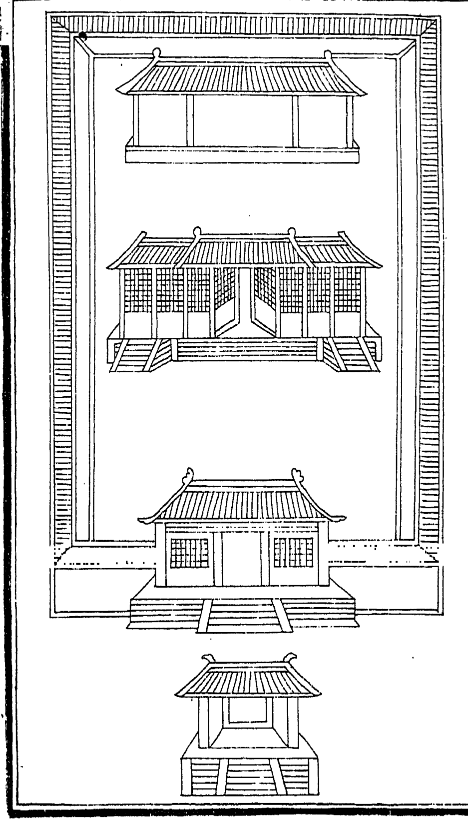
穆廟 即禰廟	太祖廟	昭廟 即祖廟
西階　阼階	西階　阼階	西階　阼階

西塾	門內 門外	東塾	西塾	門內 門外	東塾	西塾	門內 門外	東塾

閤門　閤門

聘禮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有南北牆牆皆有閤門

明會典家廟圖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祖考　祖妣　考　妣

香案

祔位

中門　中門

火爐　主婦拜位　主人拜位　酒　酒注盞盤

西階　香案　阼階

盥盆帨

諸母姑　諸父

巾架

諸婦女　諸兄　盥盆

主婦　主人

帨巾

尊長諸妹　諸弟

子孫婦女　子孫

內執事　外執事

外大門　外大門

周垣以墻　周垣以墻

右家禮祠堂神主位次以西為上今品官士庶祭祀遵用時制奉高祖居中東第一龕曾祖而下則以次而列云

乾學案作會典者其說如此而其圖上所列仍以高祖居西曽祖而下以次而東何也當改為高祖居東第一室曽祖居西第一室祖居東第二室考居西第二室如丘文莊所定祭四世之圖可也

明會典品官家廟國初品官廟制未定大明集禮權倣宋儒家禮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士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槩與品官略同

祠堂制度祠堂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曽祖次之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於櫝中置於卓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

如之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

附義門鄭氏祠堂次位圖

小宗　大宗　小宗

妣
祖妣
曾祖妣
高祖妣
義門第四世祖妣
義門第四世祖考
高祖考
曾祖考
祖考
考

永為不遷之祖世世家長祭之

丘濬曰濬案浦江鄭氏家儀有列祠堂次次圖列為五位以其第四世祖位為大宗居中其右第一位則高祖考第三位曾祖考第三位祖考第四位考其左四位則高曾祖考四世之妣也是為小宗夫其分列考妣以四世考俱居始祖之右而妣居其左則固以西為上也及其並列四世之考則曾居高之右考又居祖之右則又似以東為上矣不知其義何所處也況古者

五世並列之圖

祖	高祖	始祖	曾祖	顯
考 妣	考 妣	考 妣	考 妣	考 妣

廟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人祭於寢先儒拘於古者固已謂祭四代為僭矣又加之始祖可乎近世人又為為五龕者其於時俗似若相宜但以高祖之考鄰於祖妣列祀之時翁婦相並不無可嫌其祀始祖之失又有甚於鄭氏者矣鄭氏祭及始祖猶有可議者在他人家則犯分甚矣然則始祖之祭獨不可行乎曰必如程子所謂冬至祭之可也

祭四世之圖

顯祖考 顯祖妣	高祖考 高祖妣	曾祖考 曾祖妣	顯考 顯妣

丘濬曰國初用行唐縣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右今擬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合如時制列龕祠堂板以限隔則無翁婦相近之嫌若夫出主以祭於寢則依家禮以右爲上之制庶幾禮俗兩得云

魏校書朱子祠堂圖後案古之廟制以中為尊故太廟居中左昭右穆以次而列今四代之位自西而東則非以中為尊矣宗廟之制辨其昭穆為先今既以西為上則昭穆之法皆不可行恐於世代難辨故鄭子上問以西為上之制朱子曰此也不是古禮又曰今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左昭右穆之分一有遞遷則羣室皆動而新死者當入於其禰之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

者猶執祔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謬之為快乎今謹述朱子之意擬為二圖

金賁亨集家禮祠堂圖高曾祖禰四龕以西為上正寢時祭圖四世神主自右一列而左俱南向其說曰神道尚右也今人多依此式賁亨每家祭心竊未安

夫曰神道尚右人道不當尚左乎今生者序坐以中為尊何也且父祖子孫為分甚嚴乃處以駢席並肱而享可乎宗子宗婦祭則中立而高祖考妣僻在一隅亦非對越之義吳江莫氏家禮考證援古堂事室事之制辨尚右之非其言有據我國家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瓊山丘氏遵用之擬士大夫家奉四代之祠中左高祖中右曾祖高之左為祖曾之右為禰四龕相偶俱南向

時制既協人情亦安特正寢猶泥舊圖四川毋氏家禮集要論正寢位次高祖居中南向曾祖而下東西相向頗合時宜但謂男左女右分列三世考妣之位則未安爾蓋妣必從考若祔位則分列之可也

呂坤四禮疑左祖從生氣也社成物故右祠堂東於正寢左祖之義乎地難卜靜家貧同室祠堂在正寢之東義法周制若居室難於安排神道幽而尚靜擇一靜處可也若家貧力不能祠即於居室中間設香案垂簾簿以障之亦可也

借曰非禮不猶愈於廢祀乎

天子諸侯廟制

西夾室
西房
室
東房
東夾室
戶
牖
戶
戶
西堂
西序
楹
堂
楹
東序
東堂
階
西階
堂廉
阼階
階
序端
序端
堂塗
碑
唐
堂塗
內霤
廟門內
西塾後堂
東塾後堂
根
闑
根
西塾前堂
廟門外
東塾後堂

大夫士左廟

大夫士廟制

東夾室 戶

東房 北戶 戶

室 戶 牖

西房 北戶 戶

牖

東堂 階

東序 楹 堂 楹 西序

西堂 階

阼階 堂廉 西階

序端 序端

碑

堂塗 唐 堂塗

內霤

東塾後堂 廟門內 西塾後堂

棖 闑 棖

東塾前堂 廟門外 西塾前堂

右寢總圖

大夫士寢制

西側室	西房	室	東房	東側室
西堂	西序	楹 堂 楹	東序	東堂
階	西階	堂廉	阼階	階

序端 序端

自階下至門廣一丈高一尺以甓為之

堂塗 陳 堂塗

內霤

西塾後堂	寢門內	東塾後堂
棖	闑	棖
西塾前堂	寢門外	東塾前堂

西塾後堂	大門內	東塾後堂
棖	闑	棖
西塾前堂	大門外	東塾前堂

乾學案古寢廟之制前為堂後為室室之左右為房此天子至於士庶無不同者蓋宮室有一定之式不以尊卑而有異也乃鄭康成注儀禮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止有東房而無西房後之儒者莫不從之而不敢背夫儀禮一書王侯之禮居其二士大夫之禮居其八若果無西房則一切冠昏燕射喪祭諸儀行於戶牖之間者悉在於西偏而不

得在其中間矣豈古制果如是乎獨陳用之覺其謬力言大夫士皆有西房其說甚善朱子雖以西房為宜有而未敢決言楊信齋作儀禮圖深以陳氏為是而立說則尚從其舊夫聘禮賓館于大夫士明言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之有西房經固言之矣經文言之而諸家猶執鄭氏之解是豈注疏可信而禮經反不可信與愚今折衷衆論定為此圖雖有戾

於注疏之說竊以為古人之制當必如是而後得其正也敢以質於知禮者焉　又案夾室之制先儒多謂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愚考尚書顧命明言西夾南向則非東西相向可知而謂在庭之兩旁乎蓋謂之夾者以夾於正寢之堂而得名也故今定以東序之左為東夾西序之右為西夾若夫爾雅有東西箱曰廟之文正指堂上兩旁之夾室言而非

如後世之東西箱房也

萬斯大與陳令昇書伏自念儀禮一書與禮記相為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為備言義禮則禮記為精在聖人即吾心之義禮而漸著之為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其取儀禮讀之初病其難讀推求其故大要十七篇中以冠昏喪祭朝聘射鄉燕食相見為之目以冕弁衣裳帶韠為之飾以幣帛皮圭璧琮車馬為之物以鼎俎豆籩簠簋敦鉶為之器以升降拜跪揖讓為之文委曲周詳至繁至密讀者不若其重複即病其猥瑣而愚以為難讀者皆不在是也古人之禮行於廟者十七行於寢者十三廟寢之制今昔不同不瞭然於胸中徒見其數陳序列於堂階房室戶牖之間而處所無定將有於右而疑其左於上而疑其下於內而疑其外者此儀禮之所以難讀而信齋楊氏所以特為此圖也就圖而論門

廷堂階諸制亦皆明備獨房室與經不合鄭康成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陳用之則謂經有明言左房東房者言東以有西言左以有右則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信齋頗然其說而為圖尚仍鄭注今考聘禮賓館明有右房而鄉飲酒禮席次若無右房則不合經不多見者或以為藏服器之所而行禮不之及安得竟謂無之竊依經文更為左廟右寢之圖門庭戶牖堂階房室昭昭布列明乎此則凡行禮之始終節次井然秩然雖其委曲周詳至繁至密者無不言下立辨矣

萬斯大儀禮商古人之屋從堂棟後第一楣隔斷前為堂後中為室左右為房鄭氏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有左房無右房後儒多從其說予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能容衆賓之席因以為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

經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云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必不從同即今舍聘賓於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於館堂賓不致主入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蓋宮室之制如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而大夫士無之此則尊卑之差也若夫右房無之不爲卑有之不爲僭而且有之則於言禮合無之則於言禮疏謂之爲有於禮何害而必硜硜然持之以爲不可言有也且使果必天子諸侯而後可有右房果大夫士而必無右房也徧考禮經何以無一

言及之乎 又鄉飲酒禮席次第云乃席賓主人介衆賓之位皆不屬焉不詳何方何鄉當於鄉飲酒義及鄉射禮考之義曰坐賓于西北坐介于西南主人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此言其方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于東方此言其鄉也鄉射禮曰賓南面衆賓之席繼而西主人阼階上西面略著其方與鄉也鄭本此二者注飲酒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于賓席之西其方其鄉各得其正但古人房室在堂之北鄭謂唯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牖前固當西北矣然而賓逼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何能容衆賓之席故楊信齋嘗以為疑陳用之云鄉飲禮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如其言則賓席牖前其西得容衆賓之席乃得其解矣或疑如此則賓席不當西北不知古人堂雖一

統亦有三間形制實廊西北就堂中言也儗坐東北宜何鄉曰如賓

萬斯同曰古宮室之制與今迥異禮經既不言其式後人又多異其詞故雖好禮之士有讀儀禮終篇而仍不曉其曲折之詳者大約堂之後為房室室居中而東西兩房夾之此王侯之與卿士無異制也乃鄭康成釋儀禮謂王侯有東西兩房而大夫以下但有東房而無西後儒遵之莫不本此以立說獨陳用之覺其謬謂大夫士亦有西房其說是矣而尚無顯證朱子據聘禮退負右房之語謂大夫士亦有西房有顯證矣而又未敢決言至楊秦溪儀禮圖雖謂士大夫宜有西房而立說則仍依鄭氏紛紜之論究未有定以愚斷之禮之不言西房也非無之而不言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無所事於西房故不言耳使其果無則禮但言房而可已何以每言東房右房邪古之所以不用西房者蓋古人行禮皆在於

廟廟之神主藏於西壁神以西方為尊若行事於西房則疑於壓神之上此其所以不用也安得因經文不言而遂謂大夫士無西房之制哉然禮雖不言西房未始不言右房右房非西房而何而胡云大夫士無之也試觀門之制中為門而東西為塾自王侯以迄士庶無不同也門既如此房與室何獨不然雖貴賤之等差不可以無辨然非所語於房室之間也猶之衣裳帶履士庶雖卑但與王侯異其飾豈與王侯異其製乎且古吉凶諸禮多行於戶牖之前以其為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則戶牖之前乃堂之西偏而非堂之中間矣豈有行冠昏諸大禮不在於正中而在於旁側者哉況堂上之有東西楹也堂下之有東西階也與夫門側之有東西塾也皆取其規制之正耳若西房而果可無也寧復成其規制乎哉至於郝仲與氏謂天子諸侯亦止有東房而無西房則益背謬不經彼於顧命東房西房之說尚有所不顧又何

足與之辨也　又曰夾室之制孔安國注尚書顧命篇於西夾南嚮之下注云西箱夾室之前於下文西房之下注云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之下注云東房東箱夾室孔穎達疏依之謂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則是竟以東西房為東西夾矣夫尚書之文明分西夾與西房為二而兹乃合而一之乎鄭康成釋儀禮又謂房當夾室之北而陳用之遵之不知房之南即堂之東西空處也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通明之處不可以為房矣陳氏既知孔說之非獨不知鄭說之非乎或曰鄭氏之意謂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逼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為夾而不得以房之南為言況乎夾室之處實非在房之南乎然則夾室何在曰在序之兩旁東序之東為東夾西序之西為西夾也何以知之士喪禮侇尸之後主人襲經于序東鄭氏注曰序東東夾前貫

公彥疏謂序牆之東當東夾之前此說之可證者一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賈公彥疏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此說之可證者二也又公食大夫禮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賈氏疏謂室有東西箱曰廟其夾皆在序外此說之可證者三也由此以言夾室在序之外而不在房之南章章明矣或曰郝仲輿謂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然則其說非與曰此言背經而害義何可信也顧命言西夾南向則夾非東西相向可知矣禮祖宗之祧主皆藏於夾室以其在序之兩旁故可藏於此若在庭之左右則是子孫儼然居上而坐祖宗於堂下矣豈非害義之至乎且既謂之室則奧窔宧屋漏皆有定位矣如果東西相向將奧窔之類不盡皆易位乎凡此皆禮之顯然易明者而郝氏故違之也蓋謂之夾室者以其夾於廟之兩旁而其制止有室而無房故謂之夾室豈在庭之左右如後世之東西箱云爾哉然則夾室

之解賈氏之言最善鄭氏有合有不合而孔氏陳氏之室則皆不得其實也若夫郭景純注爾雅以東西箱為夾室前堂亦是此意要之夾室之為制以顧命南向之說為主而輔以賈氏之解則得之矣

讀禮通考卷一百二十